

際遇不盡相同的漫畫家,又怎樣回應時代的 變遷? 利志達:打出名堂但依然困難

記得當年記者也會到書報攤買同時連載多個故事的漫畫雜誌,但那些雜誌早已相繼結

束,成為歷史回憶。利志達、柳廣成,兩位

被譽為「香港獨立漫畫之父」的利志達,雖然不是商業上最成功的漫畫家,然而80年代初入行的他至少經歷過港漫最黃金的年代。30年前,年僅22歲的他自學成材,出版了首部作品《同門少年》,當年更出現大排長龍搶購的盛況。本來只想出版完第一本作品就轉行的他,因為意外的成功踏上了職業漫畫家之路。

但可能因為利志達的黑白色調、灰色題材畫風不能迎合主流的彩色武打風格,之後又碰上漫畫界低谷,30年來他事業浮浮沉沉,經常慨嘆在香港根本不可能靠畫漫畫為生。近日,他總算捱出頭來,獲得法國羅浮宮博物館漫畫計劃策展人Fabrice Douar賞識,成為下個年度羅浮宮兩本年度官方出版漫畫的其中一本繪畫者。

利志達回憶道,一年前他成為第一位進軍 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舉行個展的香港漫畫 家,其間遇到 Fabrice Douar,在各方幫助 拉攏下撮合了是次合作。今年5月時,他還有機會到羅浮宮的地下通道、天台考察,而羅浮宮方面對於他的創作給予很大自由度,唯一條件是他必須在某些場景以羅浮宮為背景。因為要趕在明年5月推出,現在利志達每兩日便要趕好一張畫,此前從沒試過。除了中文版外,日後還會推出法文版,甚至是日本版。

重要的生力軍

利志達表示,雖然是次創作也有一點商業 考慮,但主要還是忠於個人藝術表達為主。 因此,故事主題是他個人最擅長的灰暗題 材:死後復生及再造人。不過他説這次其實 「悲中有暖流」。

漫畫在西方被視為第九藝術,就連羅浮宮也收藏了36萬件與漫畫相關的藏品,但在香港,漫畫莫說被認真看待,在近年不景氣的大環境下,長篇作品更是賣少見少。「希望這次可以把漫畫和藝術的關係拉近一點。」利志達如是説。另外,他又坦承,近年漫畫市場已較難支持長篇作品,因此這本會有一百頁以上的作品算是近年少有。漫畫家要說完自己的故事,原來在今天是一件奢侈的更。

正當記者恭喜這次總算名利兼收、不用再是《同門少年》。

《今晚打喪屍》貫穿小說、漫畫和電影,



■在這次「較・量」展覽中,柳廣成主要探 索動作與漫畫的關係。



利志達活躍於香港漫壇多年,其首部作品 是《同門少年》。 網上圖片

因為收入問題而訴苦 時,利志達卻苦笑

道:「其實這次合作酬勞不多!收入主要還是靠版稅。你不用在報道寫我因這次合作而賺很多錢了!」他指,每個漫畫家維持生計的方式都不一樣,現在他主要都是多靠做廣告、電影造型和海報設計來幫補生計。和「香港獨立漫畫之父」的綽號一樣,他這次也只是賺到名氣。

柳廣成: 冀跨界作品帶挈業界

目前只有27歲的柳廣成,是今年1月九位遠赴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參展的香港漫畫家中最年輕一位,也是暑期動漫基地「較・量—香港漫畫力量」展覽中其中一位參展漫畫家。他小時候曾在日本生活,受到日漫影響,後來畢業於中大藝術系。此次他的參展作品主要是探索動作與漫畫的關係。

柳廣成說自己由細到大都是自學漫畫,基本功早在讀大學前已經打好,他最愛追看《海賊王》作者尾田榮一郎及著名插畫家寺田克也的作品。大學時他修讀藝術系,接觸了表現主義大師埃貢席勒(Egon Schiele),從追求「形似」轉而追求「神

一根」。藝術系的訓練也有 助他漫畫的創作。

在港漫黃金時期,很多漫畫家都是以師徒制的方式直接受聘於知名漫畫家旗下的工作室,在流水線式分工制度下只專注於故事其中一個人物的創作;但今天這種制度已被淘汰。柳廣成本人就是一位自由身工作者

(Freelancer) ,除了畫漫畫外,他主要靠平面設計、為電影畫分鏡頭等工作為生。漫畫的創作過程也完全是獨立,畫成後自己再向出版社編輯投稿。他坦言現在較難有長篇作品面世的機會,又透露自己過往最長的作品是一本有80頁的科幻漫畫,在《Aniwaye》以連載方式刊登。

柳廣成又提到讀者口味的轉變,也間接讓 長篇作品式微。「因為近年政治氣氛緊張, 最受大眾歡迎的漫畫由以前的武打變成政治 漫畫。為了方便在社交網絡傳閱,這些漫畫 通常很短篇,只有幾幅。」難道真的沒有人 再看長篇的漫畫?他說:「也依然有人看, 不過不是港漫。紙本方面日漫較受歡迎,而 手機版的則以韓漫為主。」

問到如何可讓更多人重新關注港漫,柳廣 成説最好是多一些像《今晚打喪屍》那樣貫 穿小説、漫畫及電影的跨界創作。



耍蛇人末路

他們身穿黃色彩衣,纏住頭巾, 綁上腰帶,面前擺着一個個竹籃; 他們將籃蓋翻開,席地而坐,然後 吹起由葫蘆製的笛子來。笛聲時急 時緩,耍蛇人(吹笛人)隨着節奏 擺動身體。

這時候,籃中的眼鏡蛇靜靜地探 出頭來,蛇身慢慢地也滑出來,伸 直了腰。牠隨着笛聲節奏,看着主 人身體的扭動方向,牠的腰身也擺 舞起來,一扭一扭,像神秘的誘人 舞女,吸引無數途人圍觀。

早於幾十年前,要蛇人遍佈印度的街頭 巷尾,旅行團來到印度,導遊帶團去欣賞耍 蛇絕技,似屬必選節目。自從1991年印度 政府實施保護野生動物法案後,嚴禁民間捉 蛇、養蛇和弄蛇表演,違規者會遭高額罰款 和面臨七年牢獄。

據統計,當年要蛇人數達80萬名。他們被迫轉業,改行做人力車夫、地盤工人、街頭小販或返鄉種田。但根據要蛇人工會組織指出,絕大部分要蛇人無法轉業,他們失業在家,憂慮着這個有五千年文化傳統的要蛇技藝,會漸漸消失得無影無蹤。

有些耍蛇人則不甘心放棄,仍然偷偷摸 摸地在街頭作游擊式表演。警察來了,他們 像無牌小販,和觀眾一起雞飛狗走。警察離 開了,他們又再聚集,大家像玩捉迷藏遊

英國《星期雜誌》最近引述雅加達《亞 洲呼聲》(KBR Asia Calling)的報道,記 者訪問印度一個手工藝品展覽會上的民樂 隊。隊裡的吹笛樂手,原本就是耍蛇人,他 們向記者申訴耍蛇技藝沒落的悲愴和無奈。

吹笛領隊是75歲的南夫,他告訴記者耍蛇技藝是祖先傳下來的,一代傳一代,以此 謀生。現在政府迫他們走上絕路,下一代沒 有人再學了,這個文化傳統將被連根拔起。



南夫認為自己很幸運,能夠轉業加入民 樂隊,但他依然懷念從前耍蛇的日子和樂 趣。記者形容,南夫當日在展覽會上吹笛, 有點沒精打彩,毫不投入。

文章説,保護野生動物組織批評印度的 要蛇人虐蛇——他們將蛇困於籃裡,表演完 便撒手不理,任由蛇飢餓脱水。同時,他們 將眼鏡蛇的牙齒拔除,切斷毒液腺,導致該 蛇有一段日子沒法進食而餓死,或受感染病

但要蛇人強烈反對上述指控。南夫解釋,他們除了要蛇,再沒有其他專長;眼鏡蛇是謀生工具,又怎會虐待牠們?南夫説, 他們待蛇如家人,同睡同食。蛇若餓死,家 中沒收入,人一樣會餓死。

要蛇人的生涯其實並不好過,代代窮困,有志氣的年輕人會另謀高就。但南夫認為,既然有人愛看要蛇,這種傳統文化就應

在虔誠的印度教徒心底裡,眼鏡蛇並非 害人動物,而是通人性的神靈。在印度北部 農村,至今仍有許多蛇廟,香火旺盛。他們 愛蛇,虐蛇之説難以令人信服。

眼鏡蛇是頭等毒蛇,一旦放生回歸大自 然,人類若碰上,定會「你死我亡」。保護 野生動物的無限大愛,未免矯枉過正。

王憓獲頒文化創意產業大獎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化 創意產業大獎 2017」頒獎禮 於早前舉行,十位「香港文 化創意產業大獎 2017」得獎 者包括錢氏玩具中心行政總 裁錢國棟、廣州藝洲人品牌 管理總裁吳創宇、靳劉高創 意策略創辦人劉小康、儲存 易創辦人陳啟豪、i-education 創辦人陳基志、BizHK創業 人誌創辦人陳家樂、樂在棋 中社會企業創辦人黃頌行、 永泰信息技術創辦人黃仲翹 博士、e-banner Limited 行政 總裁傅備斌及香港二胡藝術 中心主席王憓。

APCIA會長蔡漢成教授表示:「香港文 化創意產業大獎」旨於表揚對文化創意產 業有貢獻的企業及專家,並透過獎項發掘 更多具潛力的文化創意產業新秀。希望通

過獎項,發掘一些有潛力的新 秀,讓社會人士認識這些文化 創意產業的先驅。

希望多與品牌融合

有「二胡王子」之稱的王憓 表示,是亞太文化創意產業總 會主動頒獎給自己,證明對方 認同自己的創業精神,肯定他 對二胡事業所作出的貢獻。 告樂可與多些文化品牌或已的 音樂可與多些文化品牌合的 音樂融合,通過與品牌合作的 式推廣二胡藝術。下月15日 他亦會與中文大學芳艷芬藝術 傳承計劃合作表演。

承計劃台作表演。 王憓的原創音樂為他在國際



樂壇贏得無數熱情擁躉,於世界巡迴演奏中,備受國際樂壇讚譽推崇。他把傳統帶到現代,其原創作品曾獲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頒發「本地正統音樂最廣泛演出獎」及日本輕井澤情歌獎和最優秀歌曲

獎。

王氏榮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中華 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授予「二胡專業優秀指 導老師獎」,肯定他對二胡事業所作出的 貢獻。



■今屆十位得獎者為(左起)錢氏玩具中心有限公司行政總裁錢國棟、廣州藝洲人品牌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總裁吳創宇、靳劉高創意策略創辦人劉小康、儲存易創辦人陳啓豪、i-education創辦人陳基志、BizHK創業人誌創辦人陳家樂、樂在棋中社會企業有限公司創辦人黃頌行、永泰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創辦人黃仲翹博士、e-banner Limited行政總裁傅備斌和香港二胡藝術中心主席王憓。